

R
THORNS BIRD
索·恩

贝托尔 特·布 莱希 特

BERTOLT BRECHT

Bertolt Brecht

Lebenskunst

in
finsternen
Zeiten

Biografie

〔德〕雅恩·克诺普夫 著

黄河清

译

昏暗时代
| 的
生活艺术

德意志帝国

[1898-1918]

魏玛共和国

[1918-1933]

法西斯德国

[1933-1945/47]

德国的后果

[1945/47-1956]

译者 黄河清

Chinesisch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Yangshunqing)

Allgemeine

Zeitung)

2012年9月24日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by

Jan Knopf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BERTOLT BRECHT

昏暗时代
的 ■
生活艺术

by

Jan Knopf

〔德〕雅恩·克诺普夫 著

黄河清

译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昏暗时代的生活艺术 / (德)
雅恩·克诺普夫(Jan Knopf)著；黄河清译.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201-3373-9

I. ①贝… II. ①雅… ②黄… III. ①布莱希特(Brecht, Bertolt 1898-1956)-传记 IV. ①K835.1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9814号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昏暗时代的生活艺术

著 者 / [德]雅恩·克诺普夫(Jan Knopf)
译 者 / 黄河清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段其刚
责任编辑 / 陈旭泽 周方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独立编辑工作室(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38.75 字 数：503千字

版 次 /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3373-9

著作权合同 / 图字01-2018-7448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9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雅恩·克诺普夫 (Jan Knopf) / 作者简介

生于1944年，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文学教授，布莱希特研究所主任。除关于约翰·彼得·黑贝尔和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的著作外，克诺普夫还是《布莱希特手册》的主编与《布莱希特全集》(GBA)的编者。

黄河清 / 译者简介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文学博士，现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德语系。译有《德国神话与传说》《从现象学到语言哲学》和《歌德全集》美学卷《艺术与古代文化》。

图书策划人



视觉设计师

联合创立

【德】福尔克马·西古森 / 性欲和性行为：一种批判理论的 99 条断想

【德】贝迪格尔·萨弗兰斯基 / 时间：它对我们做什么和我们用它做什么

【德】克里斯托弗·策恩 / 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 西方通史：从古代源头到 20 世纪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 西方通史：世界大战的时代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 西方通史：从冷战到柏林墙的倒塌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 西方通史：当前时代

【英】卡丽·吉普森 / 加勒比史：从哥伦布到现在的加勒比史

【德】赖恩·克伦泽尔 / 奥托尔特·布莱希特：昏暗时代的生活艺术

【英】亚当·查克斯 / 幻象逻辑：政治幻想与现代艺术的创建

【波兰】安娜·比康特 / 罪行与沉默：真凶何在？纳粹犹太人的屠杀

【日】伊藤之雄 / 伊藤博文：创造近代日本的男人

【英】詹姆斯·阿瑟·霍伊 / 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康拉德

【英】帕特·坎文 / 伊本·赫勒敦：天才的一生

【美】尼古拉斯·雷 / 士兵、间谍：海明威的秘密历险记

【英】理查德·霍沃 / 帝国与革命：埃德蒙·伯克的政治

【美】沃尔弗拉姆·希夏 / 韦科惨案：战略家、真相

【德】约尔格·劳默特 / 法国的世界：从精英文化史

【德】沃尔夫冈·莱因哈德 / 世界的征服：欧洲扩张的全球史

【美】马克·劳伦斯·希拉姆 / 伏特加政治：帝国、专制和俄罗斯国家秘密

【美】约翰·奥蒂斯 / 理查德·尼克松：人生

扫码 GO

快速访问



忘掉地平线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 / 宋一涛



恒久的我是部神话

原创者：无关紧要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48部戏剧（莎士比亚37部），2300余篇诗歌（歌德3000余篇，但歌德更为长寿），约200部短篇小说（托马斯·曼32部，当然其中多数篇幅都比布莱希特的作品要长）以及3部长篇小说。但是作为艺术家，布莱希特却不仅仅属于“诗人”这个范畴。他还完成了众多文艺理论性、批判性、政治性和哲学性著作，数量达数卷之多，此外他还担任了4部电影的编剧和副导演，其中的两部——《库勒·旺贝》（*Kuhle Wampe*）^①和《刽子手之死》（*Hangmen Also Die*）都是永恒的经典，并为多部电影构思了脚本。

自始至终，布莱希特的目的便是超越艺术的界限，并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中发掘艺术新的多样性。他的歌剧冲破了传统体裁的限制，在他的戏剧中也融合了叙事性因素和音乐成分。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也把新的媒介技术引入艺术之中。作为艺术家，他是博学多能的，尝试了先锋美学所有新的可能性，并坚持了一生。从魏玛共和国时期直至战后他已为数不多的人生岁月中，布莱希特都是德国最伟大、最成功的戏剧导演之一，布莱希特和他的终生挚友——作曲家、舞台设计卡斯帕尔·内尔（Caspar Neher）——共同将新的戏剧风格向全世界传播。

① 又名《世界在谁手中？》或《旺贝坑》。（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或编者注，后不再说明。）

作为拥有社会批判性的艺术家，布莱希特终生对政治保有敏感，即便在今天这也是极具挑战的。布莱希特认为自己是不同时代主题的中间人，他一生经历了5种德国不同的社会体制（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纳粹独裁、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为了躲避自己的同胞而流亡了15年（侥幸逃过了流亡过程中的迫害）。为了自己的作品，他必须同当时的政治昏暗进行艰难的斗争，并且还要适应那些与其美学相矛盾的“机构”——布莱希特这样称呼所有公开自己艺术的机会（戏剧、电影、广播、报纸等），他为此煞费苦心。

那些被使用者享受——或者用布莱希特的话来说，被“吞食”——的艺术作品，在使用中才找到了自己真实的位置，并使它们原本的生产者遭到遗忘。早在1929年，布莱希特就提到了“作者的消失”，即作者具有被引用的特点：引文是“最重要的风格特点。流传性广。‘引经据典之处’便意味着艺术。在社会意义上这也是很有价值的‘工作’。原创者无关紧要，他消失了，并通过这种形式使自身得以贯彻。谁达到了这一点，即被改写，在个体性上被疏离，谁就与世长存”。布莱希特确切想表达的，在（必要的）语言困惑中得到了展示：虽然还在谈论“自我”，但“自我”正悖谬地被排挤。这里涉及的并非“作者之死”，而是将作者置于多样性的传递关系中，尽可能地详述了作者能为“自我”达到的，或者已经达到的地位和意义。布莱希特早在1920年代就将曾经的市民阶层^①个体，这一不可分割的部分，改称为“受到不同力量冲击的多样体”。

布莱希特的生平和作品构建了一种20世纪上半叶市民批判性艺术家生存状况的范式，在那个时期，德国的土地上发生了对世界政

① “bürger”在德语中按词根理解，最初指堡民，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引申为市民，再是有产者、资产阶级，以及现代国家里的国民和公民。本书中的“市民”大抵指18~19世纪以降的黑格尔政治理论中处于国家和个体之间的市民阶层。

治产生影响的一系列最重大的事件，这些事件随后侵袭了整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本性。布莱希特犹如这个时代细心的史书编纂者，同时，由于他以诗歌、歌曲、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电影和戏剧的方式记录了这部年代史，所以它能一如既往地给世人提供欢愉：布莱希特的年代史经受了那个“昏暗的年代”的考验，并且仍将经受未来时代——但愿它不会再度昏暗——的考验。

我，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来自黑色的森林

神话：出身

《家庭修身集》(Hauspostille) 中有首诗名为《可怜的 B.B.》(Vom armen B.B.)，它最初记载于布莱希特笔记本中的日期为 1922 年 4 月 26 日，当然与日后《家庭修身集》中的版本有所区别。布莱希特很早便开始在诗歌创作中风格化自己的生平，《可怜的 B.B.》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布莱希特 1898 年 2 月 10 日出生于奥格斯堡 (Augsburg) 埂上街 (auf dem Rain) 7 号，全名欧根·贝特霍尔德·弗里德里希·布莱希特 (Eugen Berthold Friedrich Brecht)，大家都叫他欧根。贝特霍尔德·弗里德里希·布莱希特 (Berthold Friedrich Brecht, 1869~1939) 和娘家姓布雷岑的威廉明妮·弗里德里克·索菲 (Wilhelmine Friederike Sophie geborene Brezing, 1871~1920) 1897 年 5 月 15 日结为夫妇，结婚前一天他们就搬入了日后布莱希特出生的那所房子。布莱希特后来描写的母亲带自己来到这座沥青的城市，其实与事实相左，而且奥格斯堡当时也并非后文诗节中所幻想的那幅景象。但“黑色的森林”是成功的，人们立即将其等同于“黑森林”，这也有相关的地理因素。布莱希特的父亲祖籍阿赫恩 (Achern)，父母是印刷工人施特凡·贝特霍尔德·布莱希特 (Stephan Berthold Brecht) 及娘家姓乌尔茨勒的夏洛琳娜 (Karoline geborene Wurzler)。如果不斤斤计较，可以勉强说阿赫恩位于黑森林旁 (几乎不在黑森林范围内)，因而不至于有诗中所谓的“寒冷”。

阿赫恩也借《有失体面的老妇人》(Die unwürdige Greisin)

成为永恒的图像，故事是孙儿在缅怀他的祖母。这位老妇人在丈夫辞世后，不愿再做主妇，如奴仆般被剥削，至少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对于那些习惯了自己奶奶做些粗活的孩子，当然会认为这样是“有失体面”的。这个故事与事实更加不相符。卡洛琳娜·乌尔茨勒逝于1919年12月19日，同年布莱希特还为她80岁大寿创作了即兴诗，诗中所描写的市场旁的房屋至今仍是当地保留下来的最老建筑。卡洛琳娜·乌尔茨勒比丈夫多活了九年，在这段岁月里，她仍同此前一样屈从于夫权。叔父卡尔·布莱希特（Karl Brecht）在卡洛琳娜死后继承了她的田产，他根本不理解布莱希特的杜撰：布莱希特“为何要虚构《有失体面的老妇人》这样一个故事，故事中的祖母74岁便已过世，所有叙述从头至尾都是捏造的”，这对卡尔来说极为“费解”。这也意味着“黑色的森林”最终也同“黑森林”无关。在布莱希特的诗中，他指的茂密且由此而阴冷的森林，所以也可以存在于别处。

我，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来自黑色的森林。
母亲把我带至城市，
当我仍躺在母腹中。
森林的寒冷
至死都存于我体内。

例如在阿拉斯加。四个男人——吉米·马赫尼、杰克、比尔（译名“储蓄罐比尔”）和乔（译名“阿拉斯加之狼”）——在严酷的条件下砍伐森林，为的是在天堂之城马哈哥尼（Mahagonny）寻找天降鸿福的机会，却事与愿违。

比尔！你是否还记得
我们在阿拉斯加的时光？
七个冬天，
极度严寒，
我们一同
砍伐树木，
把钱给我吧。

吉米徒劳地乞求朋友将他从马哈哥尼城的法庭赎回，这里会判处那些无法支付债务的人死刑。同虚构人物“可怜的B.B.”不同，森林的寒冷没有把他们从阿拉斯加带入沥青的城市。“茨威利斯”侵袭了这些人，这是某种病症，使人目无亲友，只知狂放不羁和毫无节制地尽情享受，而且丧失了对曾经别样生活的回忆。

“茨威利斯 (Civilis)” (也作 Zivilis) 是布莱希特的新造词，它是由“文明 (Zivilisation)”、“梅毒 (Syphilis)”和“城市 (City)” (美语中指大城市) 合成的，意指大都市人无法逃避的一种疾病。虽然马哈哥尼最初并非被设想为不宜居住的巨型城邦，但是最终也遭遇了“茨威利斯”的侵袭。因为飓风行进的路径避开了这座城市，之后，“你可以 (du darfst es)” 准则统治着这里，它意味着：一切都只能用金钱来换取。“物质文明”在德语中本来就是“精神文化”的对立面，它标志了新一代人的出现，他们不识传统，互相传染性病，沉溺在布莱希特经常悲叹的“爱的衰亡”中。“爱的衰亡”源于大城市中人类的异化，城市阻碍了人道的交流和人性的共存。竞争主导了生活，使人再无怜悯之心，就像《马哈哥尼城的兴衰》(Aufstieg and Fall der Stadt Mahagonny, 简称《马哈哥尼》) 中所说的那样，地狱已经充斥了人间。在母亲携子来到沥青的城市之前，森林的寒冷已根植于儿子心中。

索菲·布雷岑生于拜德瓦德森 (Bad Waldsee) 附近的罗斯堡 (Roßberg), 通过姐姐阿玛利亚 (Amalia) 一家认识了自己的丈夫。在布雷岑一家迁居至弗林根 (Pfullingen) 之后, 阿玛利亚嫁给了这里的赫尔曼·莱特尔 (Hermann Reitter)。在早年的多次拜访中索菲就认识了赫尔曼, 并可能暗恋过他。赫尔曼就职于奥格斯堡的汉德造纸厂 (Papierfabrik Haindl), 布莱希特的父亲也在这里工作, 两人交好, 弗里德里希·布莱希特从而得以邂逅了这家人的妻妹, 最终这位天主教徒迎娶了新教徒索菲, 并和她孕育了“艾勤 (Aigihn)” (欧根的奥格斯堡方言), 欧根按照新教教义受洗并被抚养长大。索菲早年就患有癌症, 因而即便尚不至抑郁, 也一生怀有一份伤感, 布莱希特或许也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这份情愫, 少年的布莱希特曾在诗中写道: “家母年近五十 / 其间三十载她都徘徊在死亡边缘。”

2010年发现的一本布莱希特日记揭示了索菲1888~1910年间的状况, 家庭琐事无关紧要, 值得注意的是, 索菲·布雷岑记录的大多是一些通俗或者陈腐的文章和小诗。这些也只是粗拙地尝试创作, 她毫无抗争地屈从了自己英年罹病的命运。母亲负责儿子的教育——直至1910年, 疾病还没有为此增添太大障碍——所以, 布莱希特坚持创作的年少信念或许从母亲那里得到过激励。另一方面, 也可以认为布莱希特的文学创作是为了面对母亲的抑郁而产生的替代性行为, 是从她压迫状态的逃离, 也许只是臆想, 至少这一时期没有布莱希特的自我陈述能佐证这个观点。父亲也并未激发布莱希特的创作: 他在汉德纸业事业有成, 从伙计升迁至商务部主管, 还用很多同自己身份相关的社会责任来丰富生活 (例如他是业余男声合唱团的成员)。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名情妇, 活得似乎裘马轻狂。

让我们再次回到森林。在马哈哥尼, 寒冷象征着艰苦的工作, 在阿拉斯加人迹罕至的自然中也要采伐森林, 这说明伐木工为“茨

威利斯”在全世界的传播卖力。寒冷象征着自然的本源，四个男人用共同的汗水缔结了人性、和善与友谊，寒冷是这一关系的基石。自然完全被毁灭，新的人类形象随之出现，这很早便是布莱希特作品的中心主题，他日后把这类人称为“橡胶人”。在1916年《唐纳德要塞铁道部队之歌》(*Lied von der Eisenbahntruppe von Fort Donald*)中，伊利湖^①铁路的建筑工人沿着水流登上高处，“直至森林中永恒和清冷之地”。当降雨来到，他们周遭的森林变成了湖泊，建筑工人们也最终悲惨地溺亡在湖中。1919年的民谣中，人物的命运改善无几，墨西哥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ez)的部下砍下胳膊粗的树枝生火，一夜狂饮之后，他们被同样的大树枝围困，窒息而死：“渐渐的，森林/微风中，艳阳下，悄无声息/数周便吞噬了草原。”草原是科尔特斯部下的牛群所需的食料，也是他们纵情狂欢的场地。此处，自然成功地抵御了人类的侵占。

在《巴尔的一生》(*Lebenslauf des Mannes Baal*，简称《巴尔》)中，布莱希特更是纲领性地描述了自然的衰亡，这比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的演出提纲早了数十年。剧中的一场风势大作，似乎也有自己的数学逻辑，面对如此景象，埃卡特(Ekart)确信：“自然会越来越具有数学特性，今天这里已经有一个铁棚子，明天那里又一个铁建筑。大城市把四肢伸到了古老的自然之上(而且各部件是可以互换的)。这些外壳之间的风是可被丈量的。”巴尔用如下的言语支持了朋友的观点：“我们是能看到这片平地的最后的人。49年后，你可以把森林这个词划掉。人们不再需要木头。人类也会渐渐消失。但是，但是，就我们有生之年而言，当巨型城市拔地而起时，你会神志混乱，没有高耸的建筑，你看到的会是老鼠。”此处，自然在“茨威利斯”的扩散面前毫无机会；而且这一过程并不可逆，最终趋向覆灭。

① 北美五大湖之一。

由此便可以理解，布莱希特为何修改了《可怜的B. B.》的初稿，他把“一定是那些森林 / 却存留于我心中”改为了“森林的寒冷 / 至死都存于我体内”。第一稿中还未使用“寒冷”这一隐喻。《家庭修身集》的版本中，从森林的寒冷这一概念发展出一种生命纲领。即使可怜的B. B. 流落在沥青之城，但是和马哈哥尼的伐木工不同，他没有放弃对自己出身的记忆，虽然他必须学会同“茨威利斯”症共存，但拒绝屈从于此。必须忍受当前的阻力，同时也为改革作准备。虽然面对一个昏暗的时代，但有批判力的现实主义者们仍会抵抗。

自从我看到太阳的光芒

生活：小市民到中产阶级

当欧根出生时——那是一次家庭分娩——威廉帝国正在稳固霸权，极力谋取尚未被瓜分的殖民地。英国和法国，还有荷兰、西班牙和比利时，早已划分了蛋糕，开始毫无顾忌地奴役甚至屠杀原住民，榨取当地的自然资源。法国总理茹费理（Jules Ferry）1882年在公开讲话里明确指出，殖民主义首先关乎经济利益。他认为，“母国社会（Muttersgesellschaft）”的急速发展要求开辟新市场，攫取廉价劳动力，由于本国人口膨胀，需要以牺牲殖民地人民为代价开拓新的生存空间。此外，还可以有效地向外部转嫁国内矛盾。

德国的孩子们在游戏中就开始学习，征服陌生国家、屠杀原住民并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家园是多么的荣耀。所以，德意志皇帝在其“匈人讲演”（Hunnenrede）中呼吁不要宽恕（所谓的）敌人，也不会引起任何误解。1900年7月27日，威廉二世皇帝在不来梅哈芬（Bremenhaven）为远征军践行，军队远赴中国镇压义和团起

义，中国这些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卫国者也把自己称作义和拳，远征军的目标是歼灭这支起义军。类似的语言几十年后似乎还会再次出现：远征——保卫祖国德意志。威廉皇帝用带有语法错误的语言解释道：“不要同情他们！不要接受战俘！谁落入你们手中，谁就死在你们手中！一千年前匈人在伊尔贡国王（König Etzel）的领导下声名大振，直到今天，这个名誉在历史记载中依然强盛。同样的，你们可以让德国在中国也获得同样的荣耀，让中国人永远不敢窥视德国！”在这样的语调中，洪堡兄弟宣扬的德国传统的人道主义再无立锥之地，威廉皇帝尤其在青年教育中大肆鼓吹这样的标语，他不愿在学校中再看到任何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孩子，只需要富有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的德国人。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出版于1901年，描写了汉诺（Hanno）在学校的军训经历——普鲁士军训被引入吕贝克中学。小说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军训的非人性和精神愚化作用进行了深刻的展现。欧根便成长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

布莱希特出生时，父亲还是汉德纸业的一名小职员。他诞生的房屋目前已是布莱希特博物馆，承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当时，房子位于奥格斯堡下城小手工业者聚居区，门前有许多莱希河（Lech）水渠潺潺流过的河水，一座小木桥在渠上伸向房门。底层——房子最大的房间内——是一个制作锉刀的作坊，它多少掩盖了屋外沟渠的流水声。那些用钝了的锉刀在这里经过特殊锤子的加工而重新变得锋利。按照布莱希特一家居住于此的时间长度可以推算，布莱希特在胎儿和出生后近7个月的时间内都生活在楼下的噪音中。

埂上街7号的小房子当时居住了11个人。制作锉刀的工匠一家在底层生活和劳动，二层是布莱希特一家和两个经营服装贸易的女商人。顶层还有两间卧室，住了另一位制作锉刀的工匠和一个裱糊匠。尽管噪音严重、空间压抑，人们还是保持了市民阶层诸如此

类的雅致的室内布置：丝绒沙发，钩织的靠巾，画有山水或者鹿鸣的廉价油画，餐具柜上还摆放着家庭成员的照片，壁毯上印有箴言“有才能的人总能有所成就”。

对布莱希特一家来说，父亲雇主的作用不可低估。汉德纸业不仅使贝特霍尔德·弗里德里希结识了自己的妻子，还令他在工厂的事业平步青云，这也为日后布莱希特的文学创作建构了物质基础。1901年1月1日，布莱希特的父亲被任命为代理人，这一职务还负责监理和看管汉德的房产。由于管理者必须居住于此，布莱希特一家1900年迁入了汉德纸业位于布莱希街（Bleichstraße）2号的宿舍。此前的一年，布氏一家租住了一间体面的寓所，布莱希特的弟弟瓦尔特（Walter）便出生于此。

父亲1917年5月1日又被擢升为商务部主管并且收入再次显著提高，即使如此，布氏一家仍一直居住于汉德的宿舍。汉德还成就了弟弟瓦尔特的职业选择，瓦尔特多年在这里从事工程师的工作，直至1931年获得达姆斯达特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ät Darmstadt）造纸工艺学的教席。欧根也和汉德不无关系，他小学时就被允许聆听甚至弹奏企业的管风琴。出于感谢，布莱希特把诗作《管风琴》（*Die Orgel*）呈献给这里的主人，“献给克莱门斯·汉德先生（Klemens Haindl）”，这是1915年的事情。除此之外，他早年就形成了对纸的特殊情感，这反映在他用过的笔记本和便条本中，本子中的纸张必须精美、透亮，由最好的材料制成。

布氏一家居住的二层有两套寓所，共六个房间，包括四间卧室、一间只用于庆祝重要节日的大厅、一间大起居室，还有一间带浴缸的洗衣间和一间厨房。此外还有带有单独入口的阁楼，阁楼里有一个房间和一个狭窄的休息区。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布氏一家生活得已经十分优越，以至于欧根是在社会的特权阶层中长大，可他的周边却被无产者氛围环绕，这也使他接触到了诸多社会弊端。